

中国篇

亲情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程德培 主编

Renjian youqing



亲情

中国篇

程德培 主编

人间有情小说系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亲 情(中国篇) 程德培编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岑杰 装帧设计:陆震伟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283 号)

发 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排 版:安徽出版总社激光照排服务部

印 刷:芜湖新华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9.5

插 页:2

字 数:220,000

版 次:1991 年 5 月第 1 版 199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03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555-3/I·490

定 价:4.80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港台篇

昨日当我年轻时	朱天心	1
印石	任 菊	15
失去的龙	李 黎	29
海水正蓝	张曼娟	47
集邮家	保 真	85
我的德国舅舅	庄裕安	95
沉默的母亲	温小平	111
牵狗去散步	履 疆	134

大陆篇

姐姐	张 平	162
瀚海	洪 峰	178
心祭	问 彬	237
断弦	李治邦	267

昨日当我年轻时

朱 天 心

她年纪小的时候，顶怕黄昏时经过山边。黄昏本来就是叫人着惶的，太阳将落未落，他们在停车场上的过五关正如火如荼的展开，几声妈妈们出来唤小孩回家吃饭洗澡的叫声，众小孩一会儿就散光了。

她母亲是从没出来喊过她的，她一个人立在满地尽着鲜艳线条的空旷场子上，远处稻田在低低横射过来的余晖下显得荒草长长。她慢慢走回家，经过山边，那是个公墓山，她怕的倒不是这个，走两步，果又一声喵喵，小猫细细的奶腔传来，叫她心碎。

妈妈是再不许她带小猫小狗回家的。可是她仍忍不住急急拨开芒草，寻着那断续传来的小声音。

天一下就黑了。小猫还是给她找着，轻轻的，没一点重量的在她怀里仍然叫得凄厉。过路灯下，她看清了它，一只普通的狸色的花猫，只一对眼睛圆圆亮亮，不晓得它活不活得长。

从后门轻轻的进来，想把小猫先放在外头，小猫的爪子却勾住她的衣服拉不下来，她一急，脚没拦好的门给风砰的撞开了。

“嗯，小羊回来了。”她赶忙进了客厅，习惯的向卧房的纱门望望应声，妈妈永远躺在那里头的床上，那是她一直记得的妈妈了，永远躺在床上，不晓得为什么。

她去厨房洗了洗手，带了碗筷过来，桌上两、三盘中午的剩菜，从冰箱里拿来的，没热过，妈妈大概刚才吃过。她盛了碗饭，几口就吃了个饱，向纱门里说一声：“妈，小羊吃饱了。”随即挖了些红烧肉冻，偷偷拌了些饭，拿到外头去。

小猫一定是还没断奶的，闻着香但并不会吃，整个小脑袋埋在饭堆里，半天也没吃进什么，一会儿反而累得在墙边蜷着睡着了。

她守着它，黑暗里眼睛亮着亮着，满心但愿它一觉起来就是虎儿那样一只大猫了。

“小羊，吃好菜收冰箱去，别给虎儿偷吃了去。”

“是，妈妈。”

她到客厅里收拾了一下。开了电视，扭得小小声，整个人缩在沙发里。

是长长慵懒的夏天晚上，外头的小孩在约她出去玩，隔着围墙叫：小羊，小羊。她打个大呵欠，并不管他们，换了个边躺在沙发上，虎儿喵呜一声的也跳到她身上来，她跟虎儿玩一阵，两个都累了，虽然她再努力的睁眼看着电视剧演到哪儿，还是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醒的时候，看到爸爸，爸爸正俯身问她话，她没听进，再问一次，她摇摇头，还没洗澡。可是真的是困得不得了啊，眼睛撑着转转两圈又合上了。爸爸一个上前，把她举起来，放下地，笑着拍拍她脑勺，赶快洗澡去。

她瞌睡懵懂的趿着拖鞋，走过卧房门中，见里头电灯大

亮，妈妈正一袭长睡衣在那里梳头，狠狠的一下又一下。她赶忙加紧脚步往后走。那就是妈妈了，白天一直躺在床上，晚上整个屋子灯火通明，跟爸爸骂架。她顶可怜爸爸的，爸爸不理妈妈，妈妈抓着梳子跑出来，纱门砰的一声，她闭着耳朵，爸爸低低急急的传来：“你到底要做什么！你到底要做什么嘛？你说！”

她匆匆洗了澡，跑回房去，盖好被单，贴着墙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黑夜，不晓得怎么好。这时她顶想哥哥的，其实哥哥的样子一点都不记得了，只是有个穿卡其服的人时时爱抱她，看她黄昏一人坐在门口跟虎儿一道打瞌睡，抱起她来，叫她的名字，声音低低的，像爸爸。可是他死了有四年了，那时她还不懂得什么叫死的，现在晓得了，却又不晓得难过了。

哥哥那时已经是高二的学生了，是骑单车给大卡车撞死的。她是在邻居那儿听来的，她时常在邻居家跟着人家小孩吃吃坐坐，大人见她总说：“可怜啊，就张家那个小的嘛，她哥哥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就完了，妈妈又这样子！”她睁着眼睛仰头听人讲，久了才懂。

可是又不能懂啊，那样一个大大活活的人，骑着单车上街就再也没了，她长大要会的第一件事就是骑单车啊，还要像人家孟哥哥那样，骑骑放开手，前头载了小基，后头还坐个孟姐姐。

纱门又砰的一声响，接着是爸爸大拖鞋走出的声音。她把被单蒙住脸，感觉自己吐着的热气薰得脸儿湿湿的，她忽然念起外头那只小猫咪，决定给它取名为狐狸，是第三个狐狸了，前两只狐狸都是来没几天就死的，可是狐狸三号有双亮亮的圆眼睛啊，她但愿一觉起来，狐狸就是只大猫了，也但愿自己

一觉起来就长大了，就可以骑单车了，骑得快快的，走天涯去。

一觉醒来后，果然什么都不一样了。她记着的妈妈就永远到那里为止了。他们离了婚。

她什么都不晓得的，日子还是照样过，她自己玩，自己洗澡，自己吃饭看电视，只是纱门里少了老是不断的那一声声，小羊小羊小羊。那是唯一不惯的地方，她有时吃好了饭还会习惯的对纱门里喊一声：“妈，小羊吃饱了。”

后来她不晓得变得怎么那么怕黑，晚上定要留盏小灯才敢睡，临睡前总怯怯的看仔细了四周，这房间的每一个凹凹凸凸的影子，才郑重的闭上眼睛。

一回半夜停电，她也不晓得怎么觉到了，一睁眼，没头没脑的黑扑下来，扑下来，重重的压在她脸上，她吓得哭起来。半天爸爸从前头拿了蜡烛来，她根本止不住，整个人哭昏了。

后来爸爸跟她一道睡，她睡得倒安稳，想到哥哥，想到骑单车的事，狐狸已经是只半大猫了，跟虎儿打起来是不分胜负的，她总带着笑睡着了。

可是有一阵子她感冒，晚上总发汗作恶梦，一个抽冷子，睡眠迷濛中见一径的肉黄，先没弄清是天热赤膊睡的爸爸，也是吓得哭起来。爸爸抱着她，拍她哄她：“没什么怕的噢，爸爸不是在这吗？小羊你看这不是爸爸是谁？”爸爸是急得一身汗，她也沾得粘答答的，止了哭，却一径的干抽着气，根本弄不清这黑夜这世界是干什么的。

她又一个人睡了。此后几年爸爸约是老觉有后顾之忧，拚命的工作，总有个什么呀，要填满它，填满它。

狐狸早是只大猫了，成天跟虎儿一道在太阳下睡懒觉。她后来也陆续抱过无家可归的小狗小猫回来，养养就都病的病

死的死，爸爸也由她。只有狐狸和虎儿了，而那虎儿已是只老猫，像电视剧里那种外貌臃肿却功夫奇高的东厂老太监。虎儿有时一出门便几天不回，她担心它是老得记忆不清了，生怕有一天它在外头真的忘了家在哪里怎么办。

虎儿也真就是那样消逝在一个黄昏里的。那日下午突然一阵大雷雨，到了放学还没下干净，她没带伞，先跟着一个同学凑着走，中途分了道，好在雨也适时而停，可是她走着走着突然觉得孤单，不晓得为什么那么孤单，那时她已国中一年级了，开始什么事都想得多，偏偏她生活中也就没几件事，反反复复又回来了，总是那些个，她怕极了。

走过公墓山，忽听喵呜一声，她应声看了去，那不是好些天没回家的虎儿吗！夹在一群大猫间正眯着看她，她高兴地叫起来：“虎咪咪，来来，回家家，来，虎虎！跟小羊回家。”向它张开两只手，招着它。

虎儿茫然的看着她，阳光把它的黄毛整个烧成了金色，金色的虎儿，那样的站在一大群它的同伴里，她无话了。

她这样看着它，不知有多久。里面有一只猫一动，其他的随即咕咕啾啾跟着去，包括虎儿再不看她的也跟上去追女朋友，她一呆，奋起再叫：“虎咪咪回家啊，虎咪咪……”愈喊愈小声了。一会儿，只见整个山坡风吹草动，除了隐隐露着的灰色墓碑，是什么都没了。

她一个人继续走着，连想哭都不是，晚风习习吹得人好清爽。那天空中央是一大片洗得碧澄澄的蓝，跟大海一样，天边全是晚霞，金红的云旁是水绿水红竟然掺在一起的天色，而那金色且是个不得了的。她看得有些呆，想着那金色的云简直就是虎儿了，而虎儿是再也不会回来，日后她又当是孑然一身的

了。

走着走着，那晚霞竟要黯淡去了。怎么可以！她赶紧脚步走，追上它追上它啊，要是脚下有一辆单车就好了，她定定把黄昏给追下来，怕它什么呢。今天有晚霞，明天定是个不下雨的大晴天。她最喜欢的，而且谁晓得那个黄昏又会多绚丽呢。想着想着她心中又灿烂起。

然而骑单车的事她是根本不敢跟爸爸讲，哥哥是骑单车出事的，可是，那是两回事啊，而她已经学得半会了。偶尔趁小基好脾气时央他借车子，自己一个人在山边先练滑车，小基怕她摔坏了车，不得已偶尔当个马倌，却是完全小孩子的喜怒无常，不高兴起来翻脸不认人，硬生生把车子从她手里抢了去。那时候她已经会滑上车，而且骑，单下车没练会，要人一路拉拉扯扯的扶下来，急得她什么似的：“不是说要借我整个下午的吗！自己说的。”

小基只沉着脸：“又不是你的车，我要回家看电视我不管！”

把她恨得当场也凶下脸，一味的追着他嚷：“你自己说的，说话不算数，你！你……”

小基只管滑了两步上车，不理她，他小好几岁，个子小坐不到坐垫，只斜叉着身子踩着走，人小心恶的丢下一句话：“神经病，跟你哥哥一样骑死车！”

以后她才晓得妈妈后来那几年原来是有精神病的，离了婚后她外公外婆对爸爸有怨责之意，是再没跟他们来往，而且好像是早两年就出国，约是全家移民吧，妈妈自是为着哥哥的死才疯的，平日倒不会怎么样，就是桃花开的时候会犯得凶，忘了是从哪个邻居大人那儿听来的。

桃花开的时候……，那是多美的一个句子啊，而这句子后头仿佛有个多美的人，和故事，在荡漾着。她已经记不清妈妈的样子了，家里一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，连带的她小时候也是模模糊糊了。回想起来，仿佛一切都是黑夜的世界一样影影绰绰。而她想妈妈一定是美的，跟桃花沾上边的事怎么能不美，妈妈定有一双像桃花瓣一样长的眼睛，而她的笑，定定也是春天的。

她晓得这些事后，才突然想起爸爸来。他们除了吃晚饭，是极少照面说话的，虽然同在一个屋顶下来来去去。总是她烧晚饭的时候多，因为她最怕回家见家里冷锅冷灶，怕爸爸更怕，她总抢早些回来弄弄。那日吃着饭她忽然细细打量起爸爸来，发现爸爸的头发仍乌黑乌黑的，人是好看的，而她是叫他爸爸的，忽然觉得生，极想问一声：“这些年来你过得好吗？”像电影里多年不见的故人一样。

爸爸只顾吃饭，吃一半开电视看新闻，整个人与饭桌若即若离的，那样的吃饭法她小时候会被骂的。

她特意去添了饭，慢慢拨着吃着，看爸爸那样专注的神情真是惊异。爸爸突然转过头来，夹着菜边吃边说：“不错嘛小羊，添了饭，难得！”两人都是一惊，爸爸随即回头继续看电视——东部海面强风大浪，船只应该严加戒备……然而一晚无事，仍像太多个日子一样。

后来他们搬家了。搬家前几天爸爸才跟她说的。房子在郊区，单家独院一楼一底的小洋房，她才晓得这几年爸爸也真是一直在极费心的算计着日子。也就是打点打点就搬了，她倒对诸事无甚留念，反正狐狸带着走，带有新来的一只小黑狗炭炭。朋友她是从无一个，即是有，即是那些算的话，也都是可以

在这搬家下便被轻轻抹去的。她在学校简直是个大人渣，体育课上土风舞，她顶恨全班总是到得齐，五十七个人，音乐一响，一哄而散，就剩她一个人呆呆立在一旁，面上微微笑着，不在意的神色，但常就真这样不被在意的站完一节课。有时老师也会来跟她跳，然而完全不是那回事。

她功课一直不好，国中三年级因为搬家转了学一度有起色，但高中联考还是没能上榜，考五专，成绩倒好，进了一个商专，也就读着了。

她们学校是女校，自然成为男孩子学校开舞会时最好的邀请对象。一开学就是没完的舞会，甚至有一个星期四个晚上的纪录。她简直不惯极了，更缩回去过自己的日子，在学校是连个一起上餐厅福利社的朋友都没有。

那阵子她突然无来由的瘦，吃得少，睡得少，时常上了床后几个钟头才能睡着。她总趴着睡，她从很小就趴着睡，觉得安全，像是自己紧紧贴在大地上一样。有时无来由的落泪，真的是什么都没在想啊，可是那泪总也不断，湿枕头，多半是哭得累极才睡去的。

整个人一瘦，望去脸上就一对眼睛了，可是人成天精神奕奕，像恋爱了一样。她也变得爱唱歌，做做家事，唱起来，一个转身，裙角荡起一个小旋，她在落地窗中看到自己的身影，不禁一惊。

秋天的时候，她穿着学校的制服，薄呢外套，薄呢短裙，一双齐膝的白袜，站在晨风中等公车。从路人的眼睛也感到自己的好看，她打着一头短短髻髻的发，额头圆圆的，从小就是这样，所以小名叫小羊。而她的脸颊一向鼓鼓的，在透着寒意的晨风里必是红红的，可是瘦了，下巴尖尖的，眼睛整个骨碌碌

活起来了。

在课堂里，也不晓得想什么，微俯着的脸，满满是笑，外头的天空是太蓝太高了，她一抬头，见那讲台上的程程——她们的国文老师，在日记上她是这样的记他的。而他正刺刺的在看她，口上念着一首诗，她没听进去，只见他眼神一转，柔柔诚诚的仍在看她，她简直接它不下，可是，可是这一次她一定要看尽他的心思呀，捱着、捱着，她是觉得一定有一百年那么久了，整个人都热得换不过气来，低下头去，那秋风长长的透过窗吹起来，轻轻扬着她的发、衣衫……程程的诗念完了，一阵寂静，她是满心的欢喜的，觉得自己是大地上的一朵花，在风中开着，开得满满的，而那阳光是那样温暖金色的照着她，照着。

程程啊，程程。他待她一定是不一样的。别的同学也都喜欢程程，可是那都是跟喜欢明星一样，哪像她的懂得他呢。程程长的就是要叫人家着迷的，他瘦，脸上也就是一副浓眉睫，他的嘴是好看的，他的鼻子是好看的，好的声音也是好听的，可是他说话的神采才是不得了的，而他看她的那一眼，她的心真的是乓啷一声碎了，只有她和他听得到的。

她的生活好像突然亮起来了。每天回家做家事做得高高兴兴的，因为总有一桩事，让她等着的，满心的等不及，却不急，熬得自己酸酸甜甜的，她起劲的吃完饭，唱着歌把碗筷洗好，洗个最干净的澡，然后上楼去，打开日记本，先写上程程两个字，他今天是如何的看她，不一样的啊，不一样的。那日她从办公大楼那儿穿过去，花坛前面竟迎面遇到程程，她整个人顿的一寒，说不出话，连声招呼都道不出，倒是程程问她：“怎么脸色不好？小心照顾自己，不要再淋雨了。”

短短的话，她却是随着它摇了摇头，又点点头，又摇，要把

它记到她生命最深最深的地方藏好。上课铃响，程程就走了，她站在太阳地里，整个人一时走动不了，唯恐碰坏了什么似的。她想到自己在作文里写的爱站在雨地里，想到上课时有意无意的咳嗽，而程程都记下了，记下了，她晓得他待她是不一样的。

合上日记，她伏在桌上，一心一意的但愿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就已亮了，马上就是明天了，那样一个空空新新的日子，不晓得又将为她的日记添上些什么。

没有程程的课的日子，她简直没有力气出门，有时就跷课待在家里，好在爸爸并不多问她读书的事。一个冬天，她跟爸爸也是少有交谈，爸爸跟她也顶多说说：“小羊多吃点，怎么脸瘦得两个指头大。”“小羊别固执，穿多点出门不会错。”其实爸爸跟她不一样，想跟她说话的。她在门口埋头穿鞋子，赶着出门。根本不惯，只匆匆跟爸爸道声再见就走。爸爸穿着晨袍，手捧着喝了一半的牛奶站在门口，走了老远，她心一柔，也是回头挥挥手，只见爸爸的眼睛亮着亮着，老远都感觉得到。

爸爸怎么也不老，满头乌黑挑不出一丝白，尤其最近忽然话多起来，也是因为隔巷子的一个宋姐姐常来的关系。那宋姐姐去年大学毕业的，最近才找到事，却是做做总不上手，也是晓得爸爸是同行，常找着来请长辈指点。

她几次放学回家，都见菜正烧好放在桌上，自是宋姐姐在掌厨，爸爸张罗碗筷什么的。整个屋子大亮着，充满着声音，其实也就是抽油机的轰轰轰，夹着宋姐姐说自己手艺差的笑声。她只觉不惯，对那宋姐姐微微生出敌意来，又见饭后爸爸竟跟宋姐姐谈起她小时候的事，她自己都没听过的，觉得更生，忙一个人躲到楼上去，没来由的几乎要跟爸爸生气起来。

爸爸似乎什么都没察觉到，把自己的话瘾找上她来，她忽然觉到爸爸的可怜，好像长得那么大第一次发现自己与爸爸同等大，爸爸原来也有寂寞，孤单，和一肚子话，她简直接受不了，只好蒙着头避开去，避开去。

可是那宋姐姐是个极解人的。她到现在一直不大懂朋友朋友，怎么样才是朋友？她竟跟宋姐姐讲了程程，讲程程的眼睛，讲他的神采，才没讲多点就找不到话说他了，他啊，他啊，脸红了起来。

春天开学的时候，她打算好写一封信给程程，且不管什么，她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告诉他啊。信拖了几夭，撕撕写写，总没能说出她要讲的百分之一。她一心想告诉程程，这是她最喜欢的春天，那天空那风儿是如何如何的不一样，而他她唯一的亲人，在这世上。

信寄出去的几天，她没敢去学校上课，也没敢待在家，自是早出晚归上课的样子瞒爸爸。她也就是大街小巷的走想到很多事，也才发现很多事很久很久她都没再想了，好比骑单车，狐狸也老了，她突然想到那样一个夏天的晚上，她蹲在黑地里，是如何的满心希望狐狸一觉起来就如虎儿是只大猫了，而妈妈的声音懒懒拖拖的那样传来，小羊小羊小羊，是个无尽的黑夜，她瞪着它，不晓得要怎么快过掉它好。而她几乎完全忘了虎儿，她的一生怎么也那么孤单呢，一个人啊，一个人。来来去去。纵使那程程，此刻也是不算数的了。

那个春天怎么好端端也下起雨了，又冷又湿。她躲在路边的骑楼下等雨，却下啊下啊，总是不停。她一转身看到橱窗里自己瑟瑟的身影，她环着膀子把自己抱抱紧，那影子小了，她再抱抱紧自己，发觉自己打着颤，心上一阵凄惶，她想回家。

她冒着雨走的，也不管心上早答应程程她是再不淋雨伤自己了，管得了，回家啊，就是回家。

到了家，大门关着，才想起早上出门忘了带钥匙，却是才两、三点钟，总不能坐等爸爸回家。她绕到后头去，后面墙低些，且里头贴着墙有个花坛，翻过去好踏脚。

她才一进门就一惊，浴室厨房客厅一路过去都电灯大亮，她奇怪着，还没叫声爸爸，只见浴室门一开，出来一人，见到她比她更是一惊，是宋姐姐，穿着她的睡衣，脸红红的，整个人热气蒸腾的，身后的浴室里也一蓬蓬的涌着蒸气。她还没发话，只见爸爸亦走出来，笑不可止的对宋姐姐要说什么，看了呆站着的宋姐姐，顺她目光转过身来，也是一呆，穿着内衣睡裤，一个镇定下来把头一点上前叫她：“小羊”。

“天冷我回来加衣报。”她不能看他们，赶忙上楼，翻啊翻啊，不晓得自己要找什么，啊，乱极了，乱极了。她拿了件风衣夹克便下楼，宋姐姐不晓得哪儿去，爸爸站在门口，对她说：“小羊，你去哪儿？”

“上学去。”她什么都不敢看，连爸爸的眼睛，先蒙着头出了门再说。

又是走在雨里，她一下一下重重的找小水洼踩，踩湿了袜子才一阵冷颤，却退不去脸上的热。她什么都不晓得的啊，不要想，不要想！她甩着头一再告诉自己。可是一阵阵的什么老是袭上心来，竟是满心的抱歉，竟是对爸爸生的。不该的，不该的啊，她摇着头，对自己说，不该的啊，却不晓得想的是什么。

那日她走到很晚才回家。也真是累了，什么话没说就睡。接着是放春假，她也病了两天，爸爸楼上楼下弄东西给她吃，她不说话的，可是绝没生他的气的，就是累了，累了。

有一天晚上发烧，喊妈妈把自己喊醒的，只是整室空空的，留着一盏小灯，她拧熄了它，要再想想清楚梦里的妈妈——再也想不起来了。外头雨声半天才滴答一声，约是已停了，明天又是怎样的日子呢？她看着黑夜，闭上眼，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她中午才起床，爸爸上班去了。她在屋里来回走走，天是晴起来了，然而她什么都不想，坐在沙发上又睡着了。

醒时门铃正响，她忙跑了去，打开门，先是个轮子进来，她捂住嘴，倒抽口气，门再拉大些，爸爸一头大汗的推着一辆单车进来，一脸的笑，也不看她，她一呆，尽站在一旁看。

“小羊给爸爸倒杯水好不好啊？”

她进了屋里，倒一杯水递给爸爸，人还怔忡着。

爸爸脱了外衣，随即掏出封信给她：“好些天前来的，昨天才给看到，先收了起。”

她接过来，心上已猜到了，单单的一封信，那熟熟的笔迹，那信封上的程绒仍叫她心一动。她只管捧着它，看着爸爸，心里好多好多东西乱糟糟的，半天贸贸然一句话：“昨天我作梦梦到妈妈。”

爸爸背着她坐在沙发上，也是半天一句话：“那，宋小姐以后不会来了。”平平的声音。可是不是这样的啊，不要是这样，她多想跟爸爸说话，随便一句都好，可是真不是这样的啊！

“爸——”

“不去看看车子，一路给你骑回来的。”

啊！

“怎么晓得我要——”

“先去看看再说话。”